

小小 | 只有我听得见的掌声

狂小 | CrazyEditor | 2026-06-13

高三那年，我为了救我的傻巴同桌，推开了那失控的卡车。当我醒来，我成了植物人，而他，却用了我的声音活着。

我叫景，名字里有个“景”字，老天爷确实给了我一副好嗓子。与此相对的，是我的同桌景，他听不见，也说不出口。

景是个怪人。别人睡觉，他就在草稿纸上画线条，或者在黑板上摹《新播音》的主持人。他说不出口，就用粉笔把那股子“播音腔”画出来。

“景，你画的康景，好像缺了点底气。”我凑过去指点江山。

他用手指敲敲黑板，那是他的语言。意思是：你行你上。

于是我就上了，站在讲台上，模仿着景京、方明，字正腔圆。全班鼓掌，景也在角落里用力地拍手，虽然他听不见那掌声有多响亮，但他看得大家嘴角的弧度。

我下定决心：我替他听这个世界，他替我看清这个世界。他能在我的字音里，精准地用笔尖戳我一下。

出事那天放学，雨很大。

那卡车像一匹失明的野马冲向人行道。景背着书包，正看着水坑里的倒影发呆。

我想都没想就冲过去，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推开。

巨大的撞击声之后，世界黑了下去。

再“睁眼”，我看的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。我醒不了，喊不出，但我能思考。医生诊断我是植物人，存活几率渺茫。

病房里，景来看我。他看着我手上的管子，嘴唇抖着，然后，他做出了我魂魄消散的——

他开口，发出了声音。

那是我的声音。清亮、磁性、带着一丝属于十七岁少年的青涩。

“景，我会等你醒来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，像一场荒诞的梦。

景开始模仿我的一切。他戴上了我的校牌，穿上了我的校服。他甚至开始在课堂上手舞足蹈，用我的声音回答老师的提问。

最可怕的是，他报名参加了原本属于我的全市中学生朗诵大赛。

舞台灯光打在他身上，他闭着眼，深情地朗诵着《少年中国》。

“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；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！”

那一刻，那停顿，那胸腔共鸣，完完全全是景。

台下掌声雷动，所有人都哭了，那是生命的奇迹，是友情的力量。

但我只感到彻骨的寒意。他在吃掉我。他看向台下那个正在发声的自己，眼神里不再是景的怯懦，而是冰冷的杀意。

我尖叫着，试图控制自己的手指。终于有一天，当我情绪激烈波动时，我自己跳出了躯体，站在了景面前。

“景！你把我的声音夺走了！”我咆哮着。

景猛地回头，他看得到我。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，眼泪大大地滴在地板上。

“我……不能停。”那依然是我的声音，却带着景的哭腔，“景，医生说你已死亡了。是你写的字，准你拔管了。”

我僵住了。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……我一开口就是你的声音。但我相信，每当我用你的声音说话，你身上的波动就会跳一下。”

他抓住我的手，其实他抓了个空。

“我在喂你啊，景。我用你的声音，吊着你的命。”

高考最后一门铃声响起。

景来到了我的病房。他瘦得脱了形，色灰，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。

他看着躺在床上的我，嘴角努力想扯出一个笑容，却比哭还难看。

他用那副属于我的、已沙哑不堪的嗓子，哑地：“景，我把人生交给你。”

说完，他像断了线的木偶一般倒在椅子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那一刻，病床上的我，手指僵了。

我猛地吸了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。喉咙里火辣火燎，我试着发出声音。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

很陌生，很干涩，不再是那个完美的播音腔，也不再是景那种渴望的嘶吼。

是我自己的声音。

我愣愣地看着旁侧昏迷过去的景。他又回了那个无声的世界，眉宇间，仿佛在抗拒着什么。

我保住了命，也保住了灵魂。

而那个曾用我的声音，替我活过漫长又短暂的三个月的人，却把自己永远地埋葬在了寂静里。